



老街故人情

□李秀玲

从家到单位,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街。这条街叫金紫街,当年热闹至极,餐馆、小超市、水果店、诊所一个接一个,生活、交通极为便利。

我在这条街上走了20年,不知落下了多少足印。沿途的门面早已熟记在心,有些已转手多次,像起风时卷走的落叶,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有些在这里经营了多年,像街边的小叶榕,慢慢生长出粗壮的枝干,扎根于此。

我喜欢这条街上的烟火气,说不上多么繁华,但流淌着人间最真实的味道,暖暖的,十分贴心。擦身而过的匆匆行人,有着各自的生活轨道,却在不经意间,与我的生活有了交集。这些交集,让平凡的日子泛起粼粼波光,构成了这条老街上一幕幕重复而又充满温情的生活常态。我们共同绘制着老街上日复一日、流动不息的生活画卷。

1

这条街上有鞋匠、锁匠、理发师、补衣师傅,他们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又日渐式微的手艺人。

街上的鞋店有两家,一家租了个门面,收费偏贵,我不爱去;另一家在一个家属院大铁门处摆了一个简易的摊。说是一家,其实只有一个人。一架补鞋机、一个放工具的小柜子、一个擦皮鞋的小木架、一把藤椅、一个小凳子,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

我第一次从这条街上经过,就看见他在这里摆摊。那时他还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年轻的脸上挂着腼腆又热情的笑容。一开始去补鞋,我们没有交流,等他补完鞋,我把现金付给他,说句“谢谢”就离开了。渐渐地,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聊会儿天,我可以在上班途中把要补的鞋放在他那里,中午下班时又去拿。

冬天他会晚点出摊,夏天他会去隔壁玩几把斗地主。他看见我因为上班快迟到的小跑步会打趣我几句,我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发呆时会和他打招呼,问他“生意还好吗”。

最近,我发现他补鞋的时候戴上了老花镜。他老了,我也老了,金紫街也老了。

我至今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家里有几口人。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性格开朗、手艺娴熟的鞋匠。

2

补衣师傅是个六十岁左右、身材瘦高的老头。他第一个门面是挨着鞋匠的,分租了一家干洗店门口一小块地方。

一台缝纫机、一把熨斗,就是他赖以谋生的工具。上午八点五十分到九点,他会提着一包修改好的衣服从街的那头慢悠悠地走过来,像个还不适应退休生活的老头,习惯踩着点走在路上。

我一般只找他卷裤边,和他熟悉后,把需要卷边的裤子往他那里一放,就离开了。

后来,干洗店的老板改行了,到对面租了个大门面卖早餐,这个门面换成了诊所。补衣师傅不得已搬到另一栋家属院门口去摆摊。再后来,这栋家属院也拆了。他再次搬家,搬到一个茶楼门口,离金紫街有些远了。再后来,我和他失去了联系。

我曾听他说过,他和他爱的人都是补衣师傅,因为家里有老人需要照看,他们从不一起出来摆摊。一个在家里修补、做家务,另一个出摊接单修补。不知现在的他们生活是否平安遂意?

3

和我处成朋友的,是理发店的老板娘。她之所以选择在这条街开店,是为了方便儿子读书。小学、中学、高中都在附近。我和老板娘之间有两个共同的话题:第一个是研究我的发型,如何让我显得年轻又精神;另外一个则是因为我们的儿子一样大。从小时候的调皮捣蛋,说到叛逆,又说到高中分科、补课的内容,以及高考前后的唯有彼此才懂的心路历程。每一次我去店里,不管时间长短,我们都能迅速聊起来。她仿佛是我的影子,在如何与儿子沟通或斗智斗勇方面,我们的想法出奇地一致。

20年来,我的头发从黑变白,从浓密到稀少,光阴在理发店卷帘门的一拉一关之间滑走。当我在哀叹我的白发时,她也在哀叹她的人生,在剪子、梳子、裹卷、烫染之间慢慢拉出一道看不见的、永不回头的生命线。

儿子读大学去了,她和我都松了一口气。生活依旧没有改变,我上班,她开店。可是,我们的生活重心有了变化。最近,我们聊的话题不再是儿子,而是周末去哪里耍。

这条充满人情味的老街,熟悉无处不在,变化也无处不在。在这条不算太长的街道上,走过了我的青春,走出了我的皱纹,悟出人间有聚有散。

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无声无息地告别,像一朵浪花悄然消失。物是人非里,唯有记忆清晰。老街的故人,让我于平淡中懂得珍惜。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远去的乡村赶猪人

□牟方根

20世纪90年代前,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顺带起来的,还有养种猪的,这是当时很吃香的行业。二叔也从县畜牧局引进了一头长白猪,成为一个以赶猪为生的人。而且,因赶猪服务周到、和蔼可亲,村民还给他取了个绰号“猪郎信”。

二叔赶猪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乡间小路上,青山绿荫下,一头健壮的长白种公猪在前面走,尽情摇曳着尾巴,身子一扭一扭的,仿佛在跳圆舞曲,让人忍俊不禁。“长白”边走边发出“哼哼——呼噜噜——”的声音,嘴里像是一直嚼着什么,嘴角泛着白沫子。二叔紧跟在“长白”后面,肩上搭着一条擦汗的棉麻帕子,手执一根赶猪棍,口中不停地吆喝着“长白”前进:“嗨哟!嗨哟!”

通常情况下,二叔不会接太远的生意,避免长途奔波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赶“长白”出发时,二叔往往会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天气,不说丽日当空、阳光明媚,但至少不能风雨交加。

到了约定好的农户家,猪困人乏,主人自然要好好“招待”一下。首先,得犒劳“长白”一番,端来一大盆青饲料添加米糠或麦麸子等供它进食;二是,主人会倒上一杯高粱酒或自家酿的米酒,再炒一两个下酒菜,款待二叔。“长白”完成任务后,一般收配种费30元左右。有的主人家,还会给二叔一包香烟表达谢意。有时遇到天黑,主人家会客气地邀请二叔吃晚饭、住一宿,二叔则会礼貌地谢绝,在夜色中赶着“长白”回家去。在二叔心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无论外界环境多么奢华,都比不上自家“老婆孩子热炕头”温暖。

看似普通的赶猪,二叔却严守“诚信”的规矩。邻村老李家养殖的一头母猪,一连五次才受孕成功。尽管多次去、路途遥远,二叔依旧只收了他认为该收一次的钱,这让老李十分感动,也让二叔在父老乡亲中留下好口碑。

村里曾经的贫困户老刘,对二叔更是感激涕零。当年,老刘的妻子生大病,家庭经济人不敷出。二叔不但赊给他家两头小母猪饲养,而且用“长白”无偿提供配种服务。靠着喂养母猪,老刘家不久就脱了贫。

20世纪90年代后,散养猪的农户越来越少,乡村赶猪人行业也随之冷落。二叔这位曾经的“猪郎信”,连同他喂养的那头“长白”种公猪,都留在了乡村过去的记忆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文评家协会副主席)



新阳板板桥

神奇的新阳板板桥:过桥会发出琴声

□吴显文

新阳人,是从云阳县龙潭沟、西堂寺、大吉场、雷打石走出大山的一群人的共同姓名。板板桥,是每个新阳人日思夜想的亲人。

板板桥,是一座有声音的桥。每个过桥的人,都会在古老的木板桥上弹奏出乒乒乓乓的音乐。走过了千百座桥,只有板板桥铺板成琴,铿锵发声。那声音别样独特,别样亲切。桥如饱经风霜的长者,用这声音表达着对每个新阳儿女同等的亲热、同样的欢迎。老人们以桥为友,怕踩疼了它,蹑脚轻走,回声厚重绵长。孩子们为了让桥记住自己,使劲跳着、踩着,应声清脆响亮。负重的壮年和俊俏的媳妇儿诚恳坚定,赞声笃定悠扬。世上所有的木桥,桥板都被钉得紧牢,不让发出一丁点声响,只有新阳板板桥的桥板是松的,也是活的,可以诉说、可以唱和、可以为千万人伴奏出万千种不同的音乐。

板板桥,是一座有温度的桥。连接一条小河,有一座小石桥、简易木桥就足够了,但建造板板桥的新阳人,精心地、隆重地,把一座不足30米长的板板桥造成了一座风雨廊桥。桥是公物,是乡亲,天生护佑众生,人人都可心安理得享受它挡风避雨的温情。挤在长板凳上的新阳人、外来人,搭几句闲白,扯几句“拦山碗”,随即响起一见如故的笑声。于是,就算在最寒冷的冬天,板板桥上风不再凄厉,雨不再冰冷,人不再陌生。

板板桥,是一座有记忆的桥。桥立百年,如慈祥老人,温润地看着一个又一个新阳人,呱呱坠地就从卫生院被抱出来,过桥回家。小眼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板板桥上整齐的青瓦。过几十天再到板板桥,尿裤子包着的小东西一口一口吮吸着坐在桥上休息的母亲母亲的乳汁,眼睛骨碌碌看着桥上往来往来的行人。再来的时候,小崽子、小丫头一摇一晃地扶着桥栏杆找河里的小鱼,吵出叫响整条街的声音。再后来,在桥上奔跑、打闹、读书、欢笑,相亲、嫁娶、生子、终老。桥的每个缝隙里都填满新阳人的笑声,每块木板上都藏着新阳人的身影,每匹瓦缝里都透着一代代新阳人连绵不绝的蓬勃气韵。人依着桥,桥看着人。新阳人第一次赶场、第一次照相、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相亲,都由板板桥陪伴。新阳人是板板桥的亲人,板板桥是新阳人的心根。

趁睹物思桥,记忆未老,众望盼归,热情未了,回来吧,再来看看连接新阳人心灵的圣物——板板桥。

(作者单位:重庆市云阳县县委宣传部)

